

弘一法師外傳

(本文插圖刊第十頁)

李叔同的俗緣

●馬馳原

詩詞深具時代特色

一代藝術大師李叔同，生於桑海之會，歷清廷統治、軍閥割據、祖國淪陷各個時期，既是干戈擾攘的離亂歲月，又是新舊交替的歷史變革年代。因而，在繽紛萬變的世相中，他的詩詞有強烈的時代特色。清末民初詩人，尤其是南社諸詩人多學襲自珍定庵，所以李叔同多少也受定庵影響。李叔同更喜填詞，長調學蘇、辛，小令出入五代北宋之間。其熱愛祖國、痛斥民蠹之情，多借慢詞表達；其憂抑怨斷、隱微宛結之情，多以短調抒發。我們來欣賞一下他的名篇「滿江紅」：

「滿江紅」民國筆造，填此志感

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腥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荆軻里，長安道，聶政死，尸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

此詞歌頌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偉大功績和革命先烈英勇獻身的偉大精神。

一九〇五年，李叔同喪母，扶柩回津，易名李哀，字哀公。並作「喝火令」。

「喝火令」(原註：哀民心之死也)

故國鳴鶉鴝，垂楊有暮鴉。江山如畫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紗。陌上青青草，樓頭艷艷花。洛陽兒女學琵琶。不管冬青一樹屬誰家？不管冬青樹底影事一些些。

一九一六年，李叔同在杭州，懷著遁世而又不能忘世的苦悶心情，作「初夢」一首七言古詩

初夢

雞犬無聲天地死，風景不殊山河非。妙蓮花開大尺五，彌勒松高腰十圍。恩仇恩仇若相忘，翠羽明珠繡衲襦。隔斷紅塵三萬里，先生自號水仙王。

這種思想正是一九一八年李叔同在西湖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的基礎。全詩寫得委婉曲折，兩句一換意，耐人尋味。詩中奇慨家園，感懷身世

，悲憫人生。風格朗潤高華，淒婉沉郁，但功力彌滿，體現他詩文涵養的深厚。

近代藝術全能高手

在中國近代藝壇上，李叔同應算是最全面的人才了。他在詩詞、音樂、繪畫、書法、篆刻及戲劇等方面，都具有很深的造詣，其中尤以書法藝術的成就最為卓越，特別是在他三十九歲剃髮出家以後，諸藝皆廢，唯獨於書法研習不輟，老而彌篤。

李叔同出生於富裕的官宦兼鹽商家庭，早年天津從趙幼梅學詩詞，從唐靜岩習書法，十幾歲時篆書已經寫得不錯。他出家以前臨摹過大量的古代作品，從「石鼓文」、「嶧山刻石」、「天發神識碑」衆多的魏碑造像直到唐宋名書家的墨跡，品格多樣，曾出版有「李息翁臨古法書」。

李叔同出家以前的字，大都寫得凝重厚實，結構舒展開張，點畫方折勁健，用筆多側鋒翻轉，富於質感和力感。

而李叔同出家以後的書法作品，可以說是充



②



①

- ①李叔同旅居日本時的照相。
- ②李叔同天津糧店後街60號故居。
- ③李叔同手寫篆書墨跡。



③

滿了宗教所賦予的超脫和寧靜，不激不厲，心平氣和。在俗時那種點畫精到，刻意求工的效果不見了，用筆的挺勁、轉折的圭角也都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圓潤含蓄的線條，疏朗瘦長的結體，稚拙中甚至有些羸弱，看上去卻又是那麼蘊藉和諧與瀟灑自如，給人一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覺。

閒雲野鶴孤往獨來

弘一法師出家後，養成了有如「閒雲野鶴，孤往獨來」的僻性，他對軍政界和大名望的人物一律拒絕接見。

一九三七年六月間居青島湛山寺，朱子橋居士特乘飛機自西安來拜訪他，同時青島市市長沈鴻烈也想通過朱居士的介紹會見弘一法師，但法師忙向朱說：「你就說我睡了。」第二天，沈鴻烈又在寺設齋宴請弘一法師，法師就引用了古代高僧的四句偈子：

昨日曾將今日期，
出門依仗又思維，
為僧只合居山谷，
國士筵中甚不宜。

辭謝了他。

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二日廈門大學教授李相勳，託高文顯居士請弘一法師到廈門大學講演佛法，弘一法師也辭謝了。當時，他對傳真法師說：「余生平對做官的人，有大名望之人，並不敢接近，怕墮名聞利養故，又防於外人譏我趨名附勢。」

和尚不看黃色小說

弘一法師在廈門為僧時，居南普陀寺。他對待寺內的法師、學僧、招客都是一視同仁，從來不以為自己功德比他們高而養尊處優，每回招客為他端茶送飯，他總要合掌還禮。就是平時出門，只要前面有位老法師，就立即放緩步伐，走在後面，他說：「他歲數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門中的老前輩，不能走在他前面。」

當弘一法師居住閩南佛學院時，寺內有幾位學僧偷看了黃色小說「薄命鴛鴦」、「可憐她」。弘一法師得知後，傷心地暗暗流淚，連夜懺悔，不但不責備這幾位學僧，反倒怪自己教導無方。過後，這幾位學僧得知，倍受感動，均能改過自新。

在佛教養正院，弘一法師曾對學僧們說：「……要曉得，我們出家人，有所謂『僧寶』，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之上才行。」又說：「一個人若能這樣十分堅定地修持，他的品行道德自然會一天比一天高起來！」

每坐藤椅要搖一搖

弘一法師的生活極其儉樸，他的一雙僧鞋穿了整整十五年還要穿；一把雨傘用了十三年還要用，一條毛巾用了五年還捨不得扔。

有一次弘一法師托一個小和尚給他的俗家弟子黃先生送來一大卷書件，黃先生急忙撕開封皮，打開一看，不覺愣住了，因為裡面除了書件外

，還附了許多長短不一、寬窄不等的白紙條，這是幹什麼的呢？黃先生百思不得其解。還是小和尚揭開了謎底：「這是你從前送去的紙張，裁下書寫後所剩下的零碎紙條，法師特地將它送還給你。」小和尚接著說：「我曾見法師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條，寶貝也似的帶回去，洗乾淨了留著補綴破衣服。」

弘一法師對「一飯一粥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總是用行動來實踐。

李叔同出家後，徐悲鴻時時進山去看望他。有一次，徐悲鴻突然發現山上已經枯死多年的樹枝，發出新嫩的綠芽，很納悶。便問李叔同：「此樹發芽，是因為您——一位高僧來到此山中，感動了這棵枯樹，它便起死回生。」

李叔同說：「不是的，是我每天為它澆水，它才慢慢活起來的。」

又有一次，徐悲鴻來看望李叔同。他看見一隻猛獸在李叔同面前走來走去，沒有傷害人的意思，很感到奇怪。便問：「此獸乃山上野生猛獸，為何在此不傷人？」李叔同說：「早先他被別人擒住，而我又把它放了，因此它不會傷害我。」

李叔同的得意門生豐子愷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有一次他（指弘一法師）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敢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

①



①1942年10月弘一法師李叔同圓寂時留影。

②新加坡佛教總會主席廣洽法師（前排右二）在天津李叔同故居與李端（左二）全家合影。

②



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兩隻金錶歸來歸去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正是清廷光緒皇帝力圖變法維新的年代，李叔同十八歲，與俞氏在天津結婚。俞氏夫家族以銷售茶葉為業，原住天津西芥園大街。她生有二子，長子名准，一九〇〇年生；次子名端，一九〇四年生。李叔同留學日本時又曾納一日姬為妾，偕同回國，同居於上海，一九一八年她離滬東返日本。

一九一八年李叔同出家為僧，給李夫人刺激很大。她為了打發無聊的歲月，就到北馬路龍亭后孫姓辦的刺繡學校裡學刺花解悶，約有兩年左右時間。去的時候有人力車接送，有時也帶兒子去玩。再以後，她在家裡又找了幾個女伴，教她們繡花，但時間不長，就散班了。她逝世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農曆正月初三日，享年不到五十歲。

長子李準因幼年得哮喘病，一生沒做事，結婚也較晚，婚事是大媒提親，門當戶對。次子李端還健在，今年八十六歲了，仍住天津。

一九八三年，李叔同的弟子，現任新加坡佛教總會主席廣洽法師，得悉李叔同故里天津還有遺屬，遂於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三次回國，特意到天津探望李叔同哲嗣李端及其一家；參觀了李叔同的故居——天津河北區糧店

後街六十號；瞻仰了天津大悲院「弘一法師紀念堂」，並借此地收弘一法師的孫女李莉娟為徒，法名「契真」。

廣洽法師第三次到天津時還還李叔同生前用過的一塊金錶，給李端作紀念。

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廣洽法師去天津看望李端，把弘一法師留下的一塊金殼打簧懷錶，送給李端，做為永久紀念。

原來，李叔同出家前，在學校教室給學生們講授音樂課時，為了掌握教學進度，每次要把這隻閃閃發光的金錶，放在鋼琴上，邊彈琴，邊注視時間。一九四二年，弘一法師——李叔同圓寂前，把這金錶送給侍疾者寬願法師。戰亂之後，這隻金錶落入杭州的一位老尼僧之手。豐子愷得知其下落，便向那位老尼僧贖回，珍藏在自己家中。一九六五年廣洽法師回國訪問，豐子愷把此錶奉贈廣洽法師，請他留置山寺。

這次廣洽法師把珍藏了二十二年的這隻金錶，送還李端，使它在幾十年中轉了一個大圈，終於落葉歸根。當八十三歲的李端從八十八歲的廣洽法師手裡接受這隻金錶時，睹物思親，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默默地流下眼淚，手捧金錶，走到李叔同遺像前，三鞠躬。

事情又是這樣湊巧。第二天廣洽法師由天津去北京，看望九十三歲的葉聖陶。葉聖陶的兒媳——夏丐尊的女兒見到廣洽法師，熱情迎接。她並不知道廣洽法師送還李叔同金錶之事，在談話間，她把珍藏多年的一隻金懷錶，奉贈廣洽法師。這是另一隻金懷錶。是李叔同在一九一八年七月

十三日出家前三天，送給夏丐尊的，後來由夏丐尊的這位女兒一直保存到現在。

廣洽法師這次在天津、北京，既送錶又得錶，而這兩隻金錶，又都是李叔同一人的遺物。廣洽法師很奇怪地說：「事情竟有這樣的巧，真是因緣所在啊！」

一九三六年冬，廣洽法師曾陪郁達夫到廈門鼓浪嶼日光岩看望弘一法師，弘一法師贈郁達夫「佛法導論」等書，郁達夫回福州後，曾寄一詩贈予弘一法師：

不似西冷遇駱丞，
南山有意訪高僧。
遠公說法無多語，
六祖傳真只一燈。
學士生平彈別調，
道宗宏議薄飛升。
中年亦具逃禪意，
兩事何周割未能！

抗戰期間，廣洽法師到了新加坡，正值弘一法師六十大壽，恰巧名畫家徐悲鴻在新加坡開畫展，廣洽法師便請他為弘一大師畫像以為紀念，他欣然命筆。越數年又親補題記，深致景仰，這就是現存泉州開元寺的那一幅弘一大師的油畫像。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①左起：李叔同、張小樓、蔡小香、袁仲濂、許幻園1900年在上海合影。

②弘一法師李叔同早年在扇面上的題字。

③弘一法師墨跡。

